

- 南京大学名家传记丛书 -



江青好
白出人意
未竟

八五述往

茅家琦 口述

黄雪垠 魏晓锴 访问编撰



南京大学出版社



- 南京大学名家传记丛书 -

八五述往

茅家琦 口述

黄雪垠 魏晓锴 访问编撰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南好,白发人未老——八五述往 / 茅家琦口述;
黄雪垠,魏晓锴编撰.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4
(南京大学名家传记丛书)
ISBN 978-7-305-09741-6

I. ①江… II. ①茅… ②黄… ③魏… III. ①茅家琦
—生平事迹 IV. ①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4043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丛 书 名 南京大学名家传记丛书
书 名 江南好,白发人未老——八五述往
口 述 茅家琦
访问编撰 黄雪垠 魏晓锴
责任编辑 胡 豪 编辑热线 025-83594071
责任校对 沈佳梅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3.625 字数 80 千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9741-6
定 价 20.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本书出版得到
香江国际集团主席杨孙西先生慷慨资助
谨致谢忱！

《南京大学名家传记丛书》

序

百年校庆余音犹在,转眼之间,南京大学又迎来了 110 周年校庆。10 年来,伴随着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南大与共和国共同成长,一如既往地承担着科技文化进步、民族文化复兴的重大使命,秉承“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校训,全校师生团结一心,奋力开拓,努力建设世界高水平大学,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南大悠久的历史、深厚的传统、坚实的基础在与时俱进的过程中能够不断迸发出生命力和创造力,端赖于百年南大丰富的文化底蕴和持久的发展潜能。因此,要保持这种生命力和创造力,就必须总结、研究南大发展的历史,传承南大优良的传统,激发南大创新的活力。

自 10 年前纪念百年校庆时起,我校就启动各种校史和学术史的研究与出版工作,陆续出版了《金陵大学史》、《南京大学百年史》、《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和《学术大家名著系列丛书》等一批图书。我们深知,历史的载体不仅仅是文献、档案,还有一批又一批生活在南京大学的师生,他们是南京大学这棵百年乔木上开出的花朵和结出的硕果。岁岁年年,花开花落,但往事不可能如烟,这些鲜活的生命和他们广袤的心灵,见证了南大的重大变革与日常生活,经历了南大的美好时光与伤痛感慨,承载着南大的历史和未来,是南大心灵史和精神史的宝藏,他们是南大“活的历史”。在这些生命中,各个学科中德高望重的名师和大家们的记忆犹为重要,所谓“老成耆德,重于典型”,他



们的生活经历、教学与研究工作对我们研究校史，温故知新，发扬传统极具借鉴价值。

这样的传记形式可以归入所谓“口述历史”的范畴。人类在文字发明以前就以口述的方式传承历史，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和中国古代大史学家司马迁皆注重访问故老，收集生动的历史细节，现代史学更是将“口述历史”作为重要的发展方向。它源自人们的记忆，通过专业人员访问历史事件或历史阶段的见证者与亲历者，采用笔录或录音、录像等现代技术来保存鲜活的原始记录，再从中加以概括整理，与历史文献相互参证，形成回忆录、自述、自传等历史文献。“口述历史”一方面以个人生活为中心，突破了文献史料多记载大事件的范围，拓展了历史的广度；一方面从事件进入到人的情感与心灵，开掘了历史的深度。

南大人的身心历程，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和高校发展的历程。我们相信，这套《南京大学名家传记丛书》是口述历史的有益尝试，如果进一步扩大口述人的选择范围，持之以恒地收集、整理、研究，将为南大和中国学术史保留一批忠实的记录，可以补充史料的阙失，呈现事件的真相，引导我们感同身受地了解南大人自强不息的奋斗历史。

是为序。

洪银兴

2012年4月18日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王昭君,闷坐雕鞍”	3
一、不会吵架的少年	3
二、从三水初中到培梓学社	4
三、从银行的检券生到大学入学考试	7
第二章 正是男儿读书时	11
一、“江南好”——我选择了中央大学	11
二、接受名师的教导	13
三、“一斗米,一本书”迎接南京解放	17
第三章 初涉学术研究的长河	21
一、在知识的海洋中徜徉——图书馆工作一年	21
二、从学习经济到学习历史	23
三、涉足太平天国史研究	25
第四章 政治风浪叠起	29
一、“拔白旗”运动中受到冲击	29
二、“叛徒哲学的吹鼓手”——再一次受到政治批判	31



三、“文革”中的“死老虎”与两次和死神擦肩而过	33
第五章 永远怀念四位学校领导	37
一、孙副校长指导我阅读《资本论》，开始大学教学生涯	37
二、陈主任给了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命	38
三、郭校长的号召——“坐下来，钻进去”	40
四、匡校长的“悄悄话”——“不要紧张，再写文章。”	42
第六章 墙内“毒草”，墙外“鲜花”	45
一、受邀赴美进行学术交流	45
二、从美国来了两个年轻学者	47
三、其他学术交流活动	49
第七章 是“坐下来，钻进去”、“再写文章”的时候了	57
一、对政治运动的反思	57
二、四个博士点、一个图书资料室：对历史系作出的交代	61
三、两位校长的教导终于付诸行动	63
第八章 从太平天国研究中走出来	65
一、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一些心得	65
二、晚清以来长江下游地区经济发展	68
三、“未曾见面却相知”——当代台湾研究	69

四、百年沧桑的中国国民党	73
五、蒋经国思想演变的研究	75
第九章 更加重视人文精神的培育和弘扬	77
一、为《学衡》恢复名誉	77
二、参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编审工作	80
三、桑榆之年仍不忘弘扬人文精神	83
第十章 道德文章,山高水长	87
一、八十犹自奋,垂老尚焚膏	87
二、人间何物似情浓?	90
三、润物细无声	94
四、金陵自有风月	98
五、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99
后 记	105

引言

人们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上,才能真正了解自己,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在即将迎来南京大学 110 周年校庆之际,为回顾母校光辉而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展示母校著名学者的风采,受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委托,我们采访了著名历史学家、南京大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茅家琦教授。

茅家琦先生 1947 年考入原中央大学,1951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经济系(1949 年中央大学易名为南京大学),毕业留校后曾先后供职于校图书馆、教务科和历史系,在南京大学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先生曾任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主席团成员及第一届执行主席、江苏省历史学会会长、中共中央台办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副主编兼终审组召集人,现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职。茅先生专治中国近代史,已出版重要学术专著 21 部,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涵盖晚清史、太平天国史、中华民国史、当代台湾史、区域现代化史等领域,在史学理论和方法上也颇具学术造诣。

2011 年一个初夏的上午,我们首次来到先生家中。先生已是 85 岁高龄,但面貌和神采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他将微烫的茶杯递给我们,微笑着坐下。短暂的寒暄之后,我们了解到先生如今的生活极其简单,他极少参加宴请应酬,每天清晨去他钟爱一生的南京大学校园散步,白天在家中的书房看书、写作,晚上

偶尔看看电视节目，比如，深圳电视台的《直播港澳台》。先生的学术与生活完全融合在了一起。上了年纪的人往往思想停滞，无法和年轻人进行交流，但是先生例外。他告诉我们：能交流、思考就能知道更多的真理，这是一种幸福。先生告诉我们，他是1951年从南京大学毕业的，后来习惯上把他们那一级的同学称为“39级校友”。

“您的少年时代是怎样度过的呢？”坐下来不久，我们便步入采访话题了。

坐在一张旧藤椅中，先生一边思考，一边开始跟我们谈起了他读书治史六十年的人生历程。

第一章 “王昭君,闷坐雕鞍”

一、不会吵架的少年

我原籍江苏镇江,1927年2月20日出生于江苏盐城县一个普通银行职员家庭。我出生的年代,战乱不断,苏北经济一片萧条。我的祖父一直在当地的典当行里帮忙。由于祖父持家有方,家里略有积蓄,在当地算得上是富裕人家。父亲先在钱庄里当学徒,后来经人介绍进入江苏省银行当职员,后提升为姜堰办事处的主任。我是家里面的独子,下面有两个妹妹。祖父和父亲都没有进过洋学堂,他们非常希望我能够进学堂念书,能有更好的前途。父亲在银行工作,懂得教育很重要。我四岁便被送进当地的私塾里识字念书,尽管只有短短两年,但我至今还能回忆起《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等名篇。当时,我对诗词很感兴趣,还曾跟着一位老先生学习过,有一个好的基础。我从那时候起开始练习写字,每天早上起来临摹、描红,这都要得益于父亲的督促。跟着私塾先生学了一段时间后,我来到了公立的学堂——盐城县文昌宫小学,直接升入二年级学习。这是一家正规学校,除国文和算学外,还开设了一些音乐、体育、美术等课程。小学时开始学写作文,老师经常表扬我写得好,说我进步很快,文章很通顺,字很挺秀,跟其他同学大不一样。

祖父是传统的读书人出身,他一直教育我要与人为善,老老实实做人。那时的我看了很多小说,其中对《三国演义》印象最

深。我对曹操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于是形成了一种观念：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小时候的我几乎从来没有跟人吵过架，也不会吵架。父亲的朋友对我的评价是：很“平和”，很老实，待人接物很讲礼貌。因为太“平和”了，免不了受到欺负。记得有一次，一个同学无端说我欠他钱，并要挟我说，如果不还他，就告到我家去。他让我给他一些钱，了结这件事。最后我没有办法，只得从家里要了钱去给他。这件事说明，我从小就不善于跟人家勾心斗角，不善于跟人家吵架、批评人家。家庭的影响使我养成了做人讲求道德的习惯，加上性格使然，因此我不善于交际，不善于做生意、搞政治和当干部，比较适宜做个“书呆子”。

1938年春，日本人在南通登陆，我当时在盐城读小学六年级，随母亲避居乡下。3月，日军占领盐城，家里的房子被烧了，家具、衣物全部毁于战火。我父亲当时在泰州，在江苏省银行的姜堰办事处工作。后来父亲找到了我们，一起去了他工作的姜堰。姜堰当时尚未沦陷，后来当地驻军投降，换了旗帜，“和平”地变为汪精卫的统治区域。兵荒马乱之中，一个普通银行职员的家庭，子女众多，生活极为艰难，然而父亲还是倾其所有，尽力供我读书。那一年，我在姜堰模范小学读完了最后一个学期。

二、从三水初中到培粹学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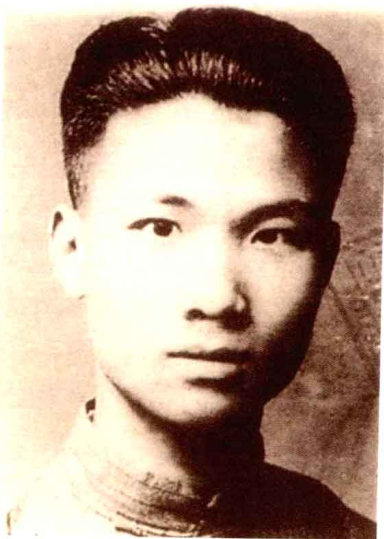
我的整个中学生活也是在姜堰和泰州度过的。我非常感谢并怀念中学时代的几位老师。在那烽火连天的年代里，是这几位老师给我打下了良好的中文、外文和数学基础。1939年春，小学毕业的我进入姜堰三水初中补习班读书，由于非常时期，条件相当简陋，教室就设在当地王氏家族一个祠堂里，我在这里读了半年时间。秋天，三水初级中学迁至新校址，改名为泰县私立荣汉初中。荣汉中学创始人蔡荣汉先生，江苏丹徒人，少年时代来姜

堰裕隆元钱庄当学徒，后担任钱庄总管事。他深知读书的重要，早有捐资办学的愿望。他于1933年逝世，1939年秋，亲友遵其遗愿，用他的积蓄在姜堰西郊的三家庄兴建了20多间校舍。三水初中迁至新校舍。为纪念蔡荣汉先生捐资兴学的义举，学校更名为泰县私立荣汉初级中学，并经原江苏省教育厅泰东办事处批准备案。1938~1939年间，日本侵略军已经占领了上海、南京、南通、扬州等城市，姜堰已成为敌后地区，随时有被敌人占领的可能。就在这样一种危急形势下，有关人士根据蔡荣汉先生生前遗嘱，动用万元巨金，兴建校舍、聘请教员、招收学生，创立荣汉初级中学。这是一个极具风险的决定，实际上是与侵略者的奴化教育进行斗争。在当时，日本侵略军随时有进攻姜堰、摧毁学校的可能，没有高度的民族精神支持是很难下这个决心的。事实上，新校舍建成不到两年，姜堰就沦陷了。我在荣汉中学读完了初一和初二。

1941年上半年，姜堰驻军投敌，荣汉中学校长王心织等老师不愿接受敌伪控制，毅然迁校上海租界。荣汉初级中学迁往上海复课时，老师们并没有全部赴沪，大部分同学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也都滞留在姜堰。留在姜堰的老师们与几位因躲避战火，从大城市移居到姜堰的老师一道创建了“姜堰中学生补习学社”，招收滞留在姜堰的荣汉中学的学生以及失学在姜堰的、原在其他中学读书的学生。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这个中学生补习社，实际上是一些不愿为伪政府工作的教员、大学生自发成立的“地下中学”。我在这里读完了初三和高一。60多年过去，我依然清晰地记得老师们的言笑与风采。夏绍侯、程家祥、张郁棠，这一个个毕业于中央大学、燕京大学的高材生，带给我的，不只是扎实的国文、英文根基和独立学习工作的能力，更多的还有做人、做学问的气节和风骨。我后来能够同时被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录取，应该说，完全得益于我中学时的这几位老师。

姜堰沦陷以后，当地除了汪精卫的部队以外，并没有日本驻军。汪精卫的“公立”学校要求开设日语课，而姜堰中学生补习学社不受敌伪控制，仍按照原有的学制和课程内容进行教学。姜堰沦陷后，原荣汉中学在姜堰西郊的三家庄校舍无法利用了，姜堰“猪业公会”的一位老师慷慨腾出公会的多间公房作为学社的教室和宿舍。这里的读书环境比三家庄好得多，我记得当时有同学用四句话形容它：碧水一湾、土山半绕、鲜花似锦、古树参天。姜堰的伪军有时也来干扰，都受到老师们的抵制。记得有一年，当地伪军为庆祝元旦，要我们学生表演一个节目，老师们想了个办法，让我们合唱《王昭君闷坐雕鞍》。到今天我还清晰地记得教室里响起的歌声：“王昭君，闷坐雕鞍，思忆汉皇，朝朝暮暮，暮暮朝朝……”王昭君坐在出塞的车上，思念汉皇，暗示我们虽处沦陷区，但心系重庆国民政府。

我在中学生补习学社读了两年多的时间，1943年，随家迁居到泰县城内，进入培梓学社读高中二年级，一直到1945年夏高中毕业。培梓学社名义上是一所补习学校，实际上也是经在乡



1945年高中毕业时的茅家琦

下的江苏省政府泰东办事处备案的一所沦陷区的地下学校，我在这里读完高中，拿到国民政府江苏省教育厅颁发的培梓中学毕业文凭，考取中央大学。培梓中学规模很小，初中高中一共六个班，三个教室，每天只上半天课。庆幸的是，它比一般中学多开了一些选修课。我在高中三年级上过三门选修课：一门是逻辑学，讲形式逻辑，告诉你怎么思维，教给你一些思想方法，这门课对我帮助很大。

第二门是中国文字学，第三门是中国文学史。在当时这是任何公开学校里都没有开设的课程。这些课程大大地拓宽了我的知识面。回忆整个中学，我比别人多学了一些东西，也少学了一些东西。无论是荣汉还是培梓，这两个学校基本上都是只开主课，所以我的国文、英文、数学等基础学科打好了基础。当时正值抗战时期，条件非常简陋，没有操场、没有乐器、没有美术老师，音乐、体育、美术课上不了，物理、化学则无法开设实验课。因此我在音、体、美方面，连基本的知识都没有。拿体育来说，大学一年级体育课期终考试要跑一千米，我跑不下来；后来“大跃进”过程中，体育要“劳卫制三红”，其中有一项也是要跑一千米，我居然跑晕倒了。

中学时代没有图书馆，家里仅有不多的几本书，我便经常翻翻。那时，我利用课余在家里读过《四书》，其中的《大学》能全部背下来，《论语》《孟子》《中庸》亦相当熟悉。其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给了我很多做人的教育。当时印象最深的还有一本书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服务与修养》，教我如何做人，教我老老实实在地办事情。这两种书的启发对我以后做人和做事影响很大。

回忆抗战时期的整个中学时代，在政治环境十分恶劣、经济生活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我一直没有在日伪学校里读书，而是在沦陷区的“地下学校”接受了整个中学时代的教育。身边的广大师生坚持原有的教学制度和教学内容，不向敌伪屈服，认真地教、认真地学，这一切都体现了浓浓的民族精神和高尚的人格尊严，很值得怀念。

三、从银行的检券生到大学入学考试

1945年夏，抗战胜利前夕，18岁的我高中毕业于泰县私立

培梓中学。抗战期间，泰州的江苏省银行停办，父亲一直失业在家。胜利之初，江苏省银行一时未能复原，父亲只得在家中等待。当时国统区物价涨得厉害，家里面经济条件非常不好。当时的我心急如焚，总想找工作做，为家里减轻压力。然而，国内局势不稳，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一直到1946年秋天，我才由父亲的一位朋友推荐，参加了南京中国银行招考“检券生”的考试，最终名列榜首而被录取。该年年底，我来到了古都南京，进入中国银行白下路的分行上班，成为一名检券生，开始了那段短暂工作生涯。由于考试成绩出众，进入银行工作的我是很受重用的，开始在后台实习点钞票，没过多久就正式到了柜台收银。数钞票的工作虽然单调，有时候要加班到晚上很晚，但是我所从事的工作，在当时来说无疑是个“金饭碗”，一般人都很羡慕的。那时我少年豪气，不甘心把青春消耗在点钞票的生涯之中，经常看看书，写写文章。记得1947年初，银行界发行一份刊物叫做《银讯》，我还曾经在上边发表过一首诗。后来，对于有着强烈求知欲的我来说，与这种工作环境逐渐变得有点格格不入了。

1946年秋，在我工作前不久，父亲重新回到江苏省银行姜堰办事处上班。1947年，家里面条件好了一些，我开始考虑考大学了。在家人支持下，我终于得到继续求学的机会。这年夏天，我同时报考了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所大学的经济系。为何报考经济系，这里面是有原因的。那时我曾经一度想选理工科的，但由于中学时代实验跟不上，自己从未进过实验室，全靠书本知识，理化水平非常一般；再就是考虑到将来工作好找。当时跟现在一样，读经济系毕业后有可能进银行、商行、公司这些待遇比较好的地方，所以就选择了经济系。1947年端午节的前夕，我从南京调到扬州，不再数钞票了，管起了文书工作，就是写信、回信什么的，晚上也没什么事，而且还有周末，因此我能够一边工作一边复习。由于中学时功课基础比较扎实，这一年年仅仅利用工余